

中國私家藏書

中石題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主編 宋陽



中國私家藏書·卷二

家孝說帝長
范經典范短經

皇家私藏本

《长短经》 唐·赵蕤 著 宋版孤本 (721)

又叫《反经》，专讲谋略，却又不同于《资治通鉴》正大光明地讲谋略，而是换个角度，从反面来说。被历代统治者运用，却都只用不说。此书是《四库全书》所据的底本，现今所传此书各种抄本皆据此而出，为传世仅存孤本。

皇家保留藏书

《帝范》 唐·李世民 著 唐代写本 (887)

此为唐太宗李世民总结一生治国方略，又取历代帝王治国所长，御笔亲书之作临终传子，道尽为王称霸驾馭天下的秘诀。此为唐代写本，世间稀少。为历朝皇室保留秘藏。

皇帝私藏本

《说典》 明·曹臣 著 善本 (967)

雍正皇帝以此书“授人以口舌之辩、离经叛道”为由封禁，不许刊行。但乾隆私下甚爱此书，私藏不露。该书尽述天下语言之大千，故又名《舌华录》，金圣叹称之为“千古绝响”，纪晓岚则将其作为“枕侧铭”。

皇帝珍藏本

《孝经》 春秋·孔丘 著 敦煌写本 (1333)

此书相传为大圣人孔子融六经之精华的呕心沥血之作。论述的是封建孝道和孝治思想，讲的是孝、是广敬博爱。“孝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，因此历来被视作金科玉律，广受推崇。开元明主唐玄宗李隆基对该书推崇备至，亲自为之作序、注释，并亲书于石台之上，广扬天下，即为“石台孝经”。是“传之百世而不衰”的不朽名著。

第二部分 书院藏书

书院是古代教育“学在四夷”的集中体现,初始于唐代,盛行于宋代,明清乃逐渐式微,清末后改为大学堂,逐至消亡。著名的书院有宋代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、湖南长沙岳麓书院、河南嵩山嵩阳书院、河南商丘睢阳书院和明代江苏无锡东林书院。这五大书院是古代最出名的私家学府,人才辈出,盛行一时,许多大文豪都曾于书院讲学,使书院更加声名显赫。书院藏书以学习启蒙及经世济国的政治谋略书、兵书为多。

白鹿洞书院藏书

《家范》 宋·司马光 著 清代刻本…………… (1387)

修身齐家的典范之作。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是儒家活动的中心内容,而司马光认为“必先齐家,而后方可治国。”

卷 七

惧戒二十

君王尊显，人人羡慕，但作君王却也有作君王的难处。一言一行稍有不慎，就导致王图霸业自毁，国政家政均亡。国人叹“殷鉴不远”，唐人曰“以古为镜”。凡想成就大事的人，都必须慎察既往，以戒今失。

【原文】

《易》曰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《书》曰：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”《尸子》曰：“昔周公反政，孔子非之曰：‘调公其不圣乎！以天下让，不为兆人也。’”[议曰：“昔尧称‘吾以天下授舜，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；授丹朱，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。吾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，遂禅于舜’。今周公不以天下为务，而自取让名，非为圣达节者也，故孔子非之。”]董子曰：“虽有继体守文之君，不害圣人之受命。”古语曰：“穷鼠啮狸，匹夫奔万乘。”故黄石公曰：“君不可以无德，无德则臣叛。”孙卿曰：“能除患则为福，不能除则为贼。”[孙卿子曰：“昔者天子初即位。上卿进曰：‘能除患则为福，不能则为贼’。授天子一策。中卿进曰：‘先事虑事谓之接，接则事优成；先患虑患谓之豫，豫则祸不生；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，后则事不举；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因，因则祸不御。’授天子二策。下卿进曰：‘庆者在堂，吊者在闾，祸与福邻，莫知其门。豫哉！豫哉！’授天子三策。此诚之至也。”]

何以明之？昔文王在酈，召太公曰：“商王罪杀不辜，汝尚助余忧人，今我何如？”太公曰：“王其修身、下贤、惠人，以观天道。天道无殃，不可以先唱；人道无灾，不可以先谋。必见天殃，又见人灾，乃可以谋。与民同利，同利相救，同情相成，同恶相助，同好相趋。无甲兵而胜，无衡机而攻，无渠堑而守。利人者天下启之，害人者天下闭之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取天下若逐野兽，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。若同舟而济，皆同其利；舟败，皆同其害。然则皆有启之，无有闭之者矣。无取于民者，取民者也；无取于国者，取国者也；无取于天下者，取天下者也。[议曰：沛公之起也，虎啸丰谷，饮马秦川，财宝无所取，妇女无所收，降城则以侯其将，得赂则以分其士而已。无私焉，所私者私于天下也。故老子曰：‘夫唯不私，故能成其私。是知无取人，是乃大取也。’]取民者民利之，取国者国利之，取天下者天下利之。故道在不可见，事在不可闻，胜在不可知。微哉！微哉！鸷鸟将击，卑身翕翼；猛兽将搏，佞身俯伏；圣人将动，必有愚色。惟文惟德，谁为之式？弗观弗视，安知其极？今彼殷商，众口相惑。吾观其野，茅草胜谷；吾观其群，众曲胜直；吾观其吏，暴虐残贼。败法乱利而上不觉，此亡国之则也。”文王曰：“善。”

〔贾子曰：“殷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此天下之所同闻也。为人臣而放其君，为人下而杀其上，天下之至逆也。而所以长有天下者，以其为天下开利除害，以义继之也。故声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也。”太公曰：“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天下人之天下也，与天下同利者，得天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失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利，能与人共之者，仁也，仁之所在者，天下归之；免人之死，解人之难，救人之患，济人之急者也，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；与人同忧、同乐、同好、同恶者，义也，义之所在，天下归之；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，道也，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也。”〕

【译文】

《周易》里说：“商汤和周武王的革命，不但顺合天意而且适应人们的要求。”《书经》中说：“抚慰我的，我就把他当作君主，残害我的，我就把他看作仇敌。”《尸子》说：“从前周公归还统治权给周成王，孔子责备他说：“周公他还没有达到圣贤的标准呀！把统治天下的权利交给成王，不为民众着想。”

我认为，从前尧说：“我如果把天下交给舜，那么天下人就会得利益，可是对我的儿子丹朱却有害；如果把天下交付给丹朱，那么天下人就会受害，可是丹朱却得到他所要的利益。我终究不能损害天下人的利益而让丹朱一个人得到私利。”于是禅位给舜，。现在周公不把致力于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，自己来获取让位的名声，没有象圣人那样做到通达事理，不拘常格而自然合节。因此孔子责备他。董仲舒说：“即使有继位遵守成法的君主，也不妨碍圣人接受使命。”古语说：“逼急了的老鼠会咬狸猫，百姓走投无路时就会奋起反抗。所以黄石公说：“君主不可以没有道德品行，没有品行的君主，臣子就会背叛他。”

〔荀子说：从前，天子刚刚即位，上卿进谏说：“能免除祸患的就是有福，不能免除就会受到损害。”进献给天子一个计策。中卿进言：“在事情发生前就考虑到事情的发展过程，这叫做超前，超前事情就会圆满完成；在祸患到来之前就已经考虑到了，这就叫做预见，能预见灾祸就不会发生；事情已经发生才考虑，叫做滞后，滞后事情就不会成功；灾难已经来临才考虑，叫做因循，因循灾祸来临时就不能抵挡。”进献天子第二个计谋。下卿进言：“庆祝的人还在厅堂，吊丧的人已经走入了大门，祸星和福星相挨着，变幻不定，没有人了解通向它们的门径。要警惕啊！”进献天子第三个计谋。这的确是至理名言啊！〕

怎么可以证明呢？从前周文王在丰（在今陕西郿县东）时，召见姜太公，说：“商纣王杀害无辜的人，你还得帮助我为百姓操心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”姜太公说：大王你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，有礼貌地对待有德行的贤人，施加恩惠给百姓，同时观察天上的运行规律。上天的运行规律没有灾难，就不能先发动；人道没有灾难，就不可以图谋，必须等到看见天灾，又看到人祸，才可以谋动。大王应该和百姓有共同的利益，有共同的利益才可以互相救助，有共同的情感才可以互相成全，有共同憎恨的对象才可能互相协助，有共同的喜好就可能互相迎合。这样的话没有强劲的军队也能胜利，没有好时机也能攻克，没有壕沟也可以防

御。给百姓带来利益的人，天下人打开门来欢迎他；给百姓带来祸害的人，天下人都关紧门拒绝他。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，争夺天下好像追赶野兽，一旦得到，那么天下人都可以分到肉。又好像同坐一条船，如果大家同心协力，那么成功后，大家就可以一齐享有利益；如果不同心协力，失败后，大家都会受到损害。如果这样，到处都有打开大门的人，而没有关闭大门的人了。无心从百姓那里获取财富的，就可以取得民心，无心获得国家政权的，就可以取得国家政权，成为诸侯；不从天下获取利益的，就可以取得天下，成为天子。

[我以为，汉高祖刘邦在丰谷起兵，占领了秦川一带，财物重宝没有拿，也没有搜罗妇女，攻下城池都拿来赏赐给他手下的将领，得到财物也都分给他的士兵们。沛公没据为己有，他的私心就是把天下据为己有。所以老子说：“只有没有私心，才能成就他私人的名利。”由此可知无取于人，这才是真正地大取。]取信百姓的人，百姓使他得利；取信国家的，国家使他得利；取信天下的天下使他得利。所以，规律是见不到的，事情的变化是听不到的，胜败的兆头是无法感受到的。玄妙啊！玄妙啊！凶猛的老鹰要反击时，会伏低躯体收缩翅膀；猛兽要搏击时，也会先低下身子；圣人将要有所行动时，必定先韬光养晦。说到美德，谁可以作为榜样呢？不仔细观察，怎么能知道它的穷尽呢？现在殷朝，谣言四起，人人惶惑。我观察它的田地，茅草长得比谷物还茂盛；我观察它的大臣，大多都是邪恶的小人压制着正直的人；我观察它的官吏，凶恶残酷，不仁不义，败坏法纪，收取暴利，可是皇上没有察觉，这是国家灭亡的规律啊。”周文王说：“好。”

[贾谊说：“商汤赶走了夏桀，周武王讨伐商纣王，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事。做臣子的放逐他的君主，做臣子的杀了他的国君，这是天下最大的罪逆，可是商和周之所以能够长期享有天下，是因为他们能为天下人开发利益，除去祸害，用仁义接续它，所以他们的名声被天下人称赞，并且流传后世。”姜太公说：“天下并非一个人的天下，是天下人的天下。和天下人共享用利益，就能得到天下；独自享用天下的利益，就会失去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地利，能够和人共有的，就称作仁爱。有仁爱之心的人，天下人归属他；免除别人的死罪，解决别人的困难，拯救别人的灾祸，帮助别人摆脱急难。这就是有德行的人，天下人都依附他；和别人共同忧愁，共同欢乐，共同喜好，共同憎恶，这是正义。有正义的人，天下人归附他。人人都仇视死亡，愿意活着，喜爱恩德，归附利益。能产生利益的就是道，拥有道义的人，天下人归附他。”]

【原文】

楚共王薨，子灵王即位。群公子因群丧职之族，杀灵王，而立子干。立未定，弟弃疾又杀子干而自立。[弃疾，平王也。五人皆共王子也。]

初，子干之入也，韩宣子问于叔向曰：“子干其济乎？”对曰：“难。”宣子曰：“同恶相求，如市贾焉，何难？”对曰：“无与同好，谁于同恶？取国有五难：有宠而无人，一也；[宠须贤人而固也。]有人而无主，二也；[虽有贤人，当须内主为应也。]有主而无谋，三也；[谋，策谋也。]有谋

而尤民，四也；[民，众也。]有民而无德，五也。[四者既备，当以德成也。]子干在晋，十三年矣。晋楚之从，不闻达着，可谓无人；族尽亲叛，可谓无主；[无亲族在楚。]无虑而动，可谓无谋；[召子干时，楚未有大虑也。]为羁终世，可谓无人；[终身羁客在晋，是谓无民。]亡无爱征，可谓无德。[楚人无爱念之者。]王虐而不忌，[灵王暴虐，无所畏忌，将自亡也。]楚君子干，涉五难以杀旧君，谁能济之？有楚国者，其弃疾乎？君陈、蔡，城外属焉。[城，方城也。时穿封戍既死，弃疾并领陈事也。]苛匿不作，盗贼伏隐，私欲不违，民无怨心。先神命之，国人信之。辛姓有乱，必季实立，楚之常也。获神，一也；[当璧拜也。]有民，二也；[人信之也。]命德，三也；[无苛匿也。]宠贵，四也；[贵妃子也。]居常，五也。[弃疾，季也。]有五利以去五难，谁能害之？子干之官，则右尹也；数其贵宠，则庶子也；以神所命，则又远之。其贵亡矣，其宠弃美。父既歿矣。民无怀焉，[非令德也。]国无与焉，[无内主也。]将何以立？”宣子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不亦是乎？”[皆庶贱也。]对曰：“齐桓，卫姬之子也，有宠于僖，有鲍叔牙、宾须无、隰朋以为辅佐；有莒、卫以为外主；[齐桓奔莒；卫有舅氏之助。]有国、高以为内主；[国氏、高氏，齐上卿也。]从善如流，下善齐肃；[齐严、肃敬]不藏赂，[清也。]不纵欲，[俭也。]施舍不倦，求善不厌。以是有国，不亦宜乎？我先君文公，狐季姬之子也。有宠于献公，好学不贰，生十七年，有士五人。[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空季于五士从出者也。]有先大夫子余、子犯以为腹心；[于余，赵衰。子犯，狐偃。]有魏犇、贾佗以为股肱；有齐、宋、秦、楚以为外主；[齐妻以女，宋赠以马，楚王飧之，秦伯纳之。]有栾、郤、狐、先以为内主，[谓栾枝、郤穀、狐突、先轸也。]亡十九年，守志弥笃。惠、怀弃民，从而与之。献无异亲，民无异望。[献公之子九人，惟义公在。]天方相晋，将何以代之。此二君者，异于子干，共有宠子，国有奥主。[谓弃疾也。]子干无施于民，无援于外，去晋晋不送，归楚楚不迎，何以冀国？”子干果不终卒。立弃疾，如叔向言。

[初，楚共王无冢嫡。有宠子五人，无适立焉。乃大有事于群望，而祈曰：“请神择于五人者，使主社稷。”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：“当璧而拜者，神所立也。”乃密埋璧于太室之庭，使五人齐，而长幼入拜。康王跨之，灵王肘加焉，子干、子晰皆远之。平王弱，抱而入，再拜，皆压纽。平王即弃疾也。]

【译文】

楚共王去世，次子灵王继位，共王其他的儿子凭借着那些丧失职位的人的亲信杀害了灵王，又立共王三子子干为君王。子干即位没多长时间，子干的弟弟弃疾又杀了子干并且自立为国君。[弃疾，即楚平王。康王，灵王、子干、子晰和平王五人都是共王的儿子。]

起初，子干回国，韩宣子问叔向：“子干他能成功吗？”叔向回答说：“很难。”韩宣子说：“人们有共同的憎恶而互相需求，好像商人一样，有什么难的？”叔向回答说：“没有人和他有共同的喜好，谁会和他有共同的憎恶？得到国家有五条难处：有了尊贵的身份而没有贤人，这是

一；[宠贵的身份必须有贤人辅助才可稳固。]有了贤人而没有一人主事，这是二；[即使有了贤人，还应当有人主持内政应对四方。]有了内主而没有谋略，这是三；有了谋略而没有百姓，这是四；有了百姓可是没有德行，这是五。[前四条已经具备，有德行就可成功。]子干在晋国十三年了，晋国、楚国跟从他的人，没有谁是知名之士，可以说没有贤人；族人被消灭，亲人背叛，可以说没有主内之人；[子干没有亲人和族人在楚国。]没有好时机而轻举妄动，可以说没有谋略；[召回子干时，楚国没有机会可利用。]在外边流亡，可以说没有百姓；[在晋国流亡，所以说没有百姓。]流亡在外没有被怀念的迹象，可以说没有德行。[楚国没有人爱戴、怀念他。]楚王暴虐无忌，[灵王暴虐，没有什么可畏忌的，将要自取灭亡。]楚国如果以子干为国君，关系到这五条难处而又杀死原来的国君，谁能帮助他成功？拥有楚国的，恐怕是弃疾吧？统治着陈（在今河南淮阳）、蔡（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）两地，方城山（在今河南叶县南四十里）以外全归属他。[当时穿封戌（楚国县尹）已经死了，弃疾一并管理着这几个地方的事务。]没有发生烦杂和邪恶的事情，没有资贼滋生，虽然有私欲可是不违背礼义，因此百姓没有怨恨之心。神灵保佑他，国内的百姓相信他。芊姓发生动乱，必然就是幼子被立为国君，这是楚国的常例。得到神灵的保佑，这是一；[弃疾正对着玉璧下拜。]有百姓，这是二；[百姓人人信任他。]有美德，这是三；[弃疾所统治的地方没有烦杂和邪恶的事情滋生。]受宠而显贵，这是四；[弃疾是贵妃之子，因此受到共王的宠爱。]年纪最小合于常例，这是五。[弃疾是楚共王最小的儿子。]有五条利益来除掉五条难处，谁能够伤害他？子干的官职，不过是右尹；数他的地位，不过是庶子；谈到神灵所命令的，他又远离了神佑。他的显贵丧失了，他的宠信丢掉了。[父亲共王已经去世。]百姓没有想念他的，[没有美德可让百姓怀念的。]国内没有亲附他的，[国内没有人帮他主持政务。]他要凭什么立为国君？”韩宣子说：“齐桓公、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？”[齐桓公和晋文公也是庶子的身份。]叔向回答说：“齐桓公，是卫姬的儿子，受到父亲齐僖公的宠爱，有鲍叔牙、宾须无、隰朋辅佐；有莒国、卫国作为外援，有国氏、高氏作为内应；能够愉快地接受别人的良策，就像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，行动迅速，不贪婪，不放纵私欲，施舍不知疲惫，求善没有满足。由于这样而享有国家，不也是合理的吗？我们的先君晋文公，是狐季姬的儿子，受到父亲晋献公的宠爱，喜欢学习，专心致志，生下来十七年，得到了五个人才。[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空季子五人跟从他出逃晋国。]有先大夫子余、子犯作为亲信，[子余指赵衰。子犯指狐偃。]有魏犢、贾伦作为助手，有齐国、宋国、秦国、楚国作为外援，[齐国把女儿嫁给他，宋国赠给他马匹，楚王供给他饭食，秦伯接纳他为客。]有栾氏、郤氏、狐氏、先氏作为内应，逃亡在外十九年，坚守自己的意志更加坚决。晋惠公、晋怀公离开百姓，百姓成群集队追随文公。献公没有别的亲人，人民没有别的可期待的人。[献公有九个儿子，只有文公一个儿子在世。]上天正在保佑晋国，将会用谁来代替晋文公？这两个国君，和子干不一样。共王还有受宠的儿子，国内还有高深莫测的君主弃疾。子干对百姓没有施予，在外边没有援助；离开晋国没有人送行，回到楚国没有人迎接，凭什么希冀享有楚

国?”子干果然没有善终而死。立弃疾为国君,正如叔向所说的一样。

[起初,楚共王没有嫡长子,有五个宠爱的儿子,不知道该立谁。于是就遍祭名山大川的神灵,祈祷说:“请求神灵在五个人里选择一个,让他领导国家。”于是就把玉璧展示给名山大川的神灵,说:“面对着玉璧下拜的,是神灵所立的。”于是秘密地把玉璧埋在祖庙的院子里,让这五个人站齐,然后按长幼次序下拜。康王两脚跨在玉壁上,灵王的胳膊放在玉壁上,子干、子晰都站开很远。平王还小,抱了进来,两次下拜都压在玉壁上。平王就是弃疾。]

【原文】

鲁昭公薨于乾侯。赵简子问于史墨曰:“季氏出其君,而民服焉,诸侯与之,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,何也?”对曰:“物生有两、有三、有五、有陪贰。故天有三辰,[谓有三也。]地有五行,[谓有五也。]体有左右,[谓有两也。]各有妃耦。[谓陪贰也。]王有公,诸侯有卿,皆其贰也。大生季氏,以贰鲁侯,为日久矣。民之服焉,不亦宜乎!鲁君世从其失,季氏世修其勤,民忘君矣。虽死于外,其谁矜之?社稷无常奉。[奉之无常,人言唯德也。]君臣无常位,自古以然。故《诗》曰:“高岸为谷,深谷为陵。”三后之姓于今为庶,主所知也。[三后,虞、夏、商也。]在《易》卦,雷乘乾曰大壮,衍,[乾下震上,大壮。震在上,故曰:“雷乘乾”也。]天之道也。[乾为天子,震为诸侯,而在乾上。君臣易位,犹人臣强壮,若天上有雷也。]政在季氏,于此君也四公矣。民不知君,何以得国?是以为君慎器与名,[器,车、服也。名,爵号也。]不可以假人。

[议曰:刘向称:“人君莫不欲安,然而常危;莫不欲存,然而常亡,失御臣之术也。”夫人臣操权柄、持国政,未有不为害者也。昔晋有六卿,齐有田、崔,卫有孙、宁,鲁有季、孟,常掌国事,世执朝柄,终复。田氏取齐,六卿分晋,崔杼弑其君光,孙林父、宁殖出其君衎,弑其君剌,季氏八佾舞于庭,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,卒遂昭公,皆阴胜而阳微,下失臣道之所致也。范雎说秦昭王曰:“夫三代所以亡国者,常纵溢驰骋弋猎,不听政事。其所授者,妒贤嫉能,取下蔽上,以成其私,不为主计,而主不觉悟,故失其国。今右秩以上至诸史及王左右,无非相国之人者。见王独立于朝,臣窃为王恐,恐万世之后,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。”由是观之,《书》称臣之有作威作福,害于而家,凶手而国。孔子曰:“禄之去公室,政逮于大夫,亡之兆也。”信哉是言也。]

【译文】

鲁昭公死于乾侯(今直隶成安县东南)。赵简子问史墨说:“季氏赶走他的国君,而百姓顺服,诸侯亲附他,国君死在外边而没有人去惩罚他,这是为什么?”史墨回答说:“事情的存在有的成双、有的成三、有的成五、有的有辅助。所以天有三辰,地有五行,身体有左右,人各有配偶,王有公,诸侯有卿,都是有辅助的。天生了季氏,让他辅助鲁侯,时间已经很久了。百姓顺服他,不也是很合适吗?鲁国的国君世代放纵安逸,季氏世代代勤勤恳恳,百姓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。因此即使鲁昭公死在国外,有谁可怜他?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

祭祀者，[祭祀者不存在固定不变的，人们认为只有有德行的人才可承担。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“高高的堤岸变成河谷，深深的河谷变成山陵。”三王的子孙在今天成了平民，这是君主所了解的。在《易》的卦象上，代表雷的震卦在乾卦之上，称为大壮，[乾卦在下，震卦在上，叫做大壮。震卦在上，所以叫做“雷乘乾。”]这是上天的常道。[乾卦代表天子，震卦代表诸侯，但却在乾卦之上。君主和臣子互换地位，“大壮”的卦象指臣子过于强大，好像天上有雷一样。]政权到了季氏手中，到这一位国君已经是第四代了。百姓不知道谁是国君，怎么能得到政权？因此做国君的要谨慎地对待车马、服饰和爵号。]不能轻易拿来借给别人。

[刘向说：“做君主的没有谁不愿意安定，可是常常不安全；没有谁不想生存，可是常常灭亡。”这是失去了驾御臣子的策略。做臣子的手握重权、把持国政，没有不为害国君的。从前晋国有韩、赵、魏、范，中行及智氏六卿，齐国有田氏、崔氏，卫国有孙氏、宁氏，鲁国有季氏、孟氏，这些人常常负责国家大事，一代又一代地执掌朝政的大权，这些国家终于覆没。田氏取代了齐国，六卿瓜分了晋国，齐国的相国崔杼杀害了他的君主齐庄公光，卫国的大臣孙林父、宁殖赶走了他们的国君卫献公衎，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卫殇公剽，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僭用天下之乐，季孙、孟孙、叔孙三家僭用天子宗庙之祭礼，共同掌握着国家的朝政，终于赶走了他们的君主鲁昭公。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因为大臣的权力远远超过他们的君主，并且这些大臣背弃了做人臣的常理造成的。范雎向秦昭王进言说：“夏、商、周三代所以会亡国的原因，就是君王整天纵酒作乐、骑马驰骋，到各处打猎，不过问政事。他授权给的那个人，妒嫉贤才，控制下属、欺蒙君上，以达到他个人的私利，一点都不为君王考虑，可是君主却不觉悟，因此就失去了他的国家。现在从最小的官爵算起，一直到各级官吏，以及君王左右的内侍，没有一个不是相国的亲信。看到君王在朝廷里孤立无援，臣不禁暗自为君王担忧，恐怕千秋万世以后，拥有秦国的人不再是君王的子孙呀！”由此可见，《书经》说：“做臣子的如果独揽政权、滥用权势，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。”孔子说：“君王失去了权势，国家的政权把持在大臣手里，这是国家灭亡的预兆啊！”这句话太有道理了！]

【原文】

孔子在卫，闻齐日常将欲为乱，[专齐国，有无君之心。]而惮鲍、晏，[鲍氏、晏氏、齐之世卿大夫。]因移其兵以伐鲁。[初，田常相齐，选國中女长七尺者三百人，以为后宫，宾客、舍人出入皆不禁。田常后有七十余男，因此以盗齐国也。]

孔子会诸弟子曰：“鲁，父母之国，不忍观其受敌，将欲屈节于田常以救鲁。二三子谁使？”子贡请使，夫子许之。遂如齐，说田常曰：“今子欲取功于鲁实难，若移兵了吴则可也。夫鲁，难伐之国，其城薄以卑，地狭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伪而无用，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，此不可与战。夫吴，城高以厚，地广以深，甲坚以新，士选以饱，重器精兵尽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此易伐也。”田常忿然作色曰：“子之所以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。而

以教常，何也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忧在内者攻强，忧在外者攻弱。今君忧在内矣。吾闻于三封而三不成，是则大臣不听也。今君破鲁以广齐，战胜以骄主，破国以尊臣，[晏等帅师，若破国则益尊。]而子之功不与焉，则交日疏于主。是君上骄主心，下恣群臣，求以成大事，难矣。大上骄则恣，臣骄则争，是君上与主有隙，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，则子之位危美。故曰不如伐吴。伐吴而不胜，民人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强臣之敌，下无民人之过，孤主制齐者唯君也。”田常曰：“善。然兵业已加鲁矣，不可更，如何？”子贡曰：“子缓师。吾请救于吴，令救鲁而伐齐，子以兵迎之。”日常许诺。

[子贡遂南说吴王曰：“王者不绝世，霸者无强敌，千钧之重加铢而移。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，与吴争强，其为患滋甚。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；代齐，大利也。以抚泗上诸侯，诛暴齐以服晋，利莫大焉。存亡鲁，实困强齐，智者不疑也。”吴王曰：“善。然吾实困越，越王今昔身养士，有报吴之心。子待吴先伐越，然后乃可。”子贡曰：“越之功不过鲁，吴之强不过齐，而王置齐而伐越，则齐已平鲁矣。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，而畏强齐伐小越，非勇也。勇者不避难；仁者不穷约；智者不失时；义者不绝世，以立其义。今存越示天下以仁，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，诸侯相率而朝吴，霸业成矣。且王必或恶越，臣请东见越君，令出兵以从，此则实空越，而名从诸侯以伐也。”吴王悦，乃使子贡之越。

越王郊迎，自为子贡御，曰：“此蛮夷之国也，大夫何足俨然辱临之？”子贡曰：“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，其志欲之而畏越，曰‘待吾伐越乃可’。如此则破越必矣。且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志而使人知之，殆也；事未发而先闻，危也。三者举事之大患也。吴王为猛暴，群臣弗堪；国家疲于数战，士卒不忍；百姓怨上，大臣内变；子胥以谏死；太宰嚭用事；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，此王报吴之时也。诚能发卒佐之以激其志，而重宝以悦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则伐齐必矣。此圣人之所谓屈节以期远者也。彼战不胜，王之福也，若胜，必以兵临晋。臣还北请见晋君，共攻之，其弱吴必也。其锐兵尽于齐，重甲困于晋，而王乘其弊，灭吴必矣。”越王许诺，乃使大夫种以三千人助吴。

吴遂伐齐于召陵，果以兵临晋，遇以黄池。越王袭吴之国，遂灭吴。孔子曰：夫其乱齐、存鲁，吾之始愿也。若乃强晋以疲吴，使吴亡而越霸，赐之说也。美言伤信，慎言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卫国，听说齐国日常将要作乱（田独掌齐国大权，对君王有取而代之的心思），可是他惧怕卿大夫鲍牧、晏围从中作梗，因此移调他的士兵去讨伐鲁国。[开始，田常做齐国的相国，挑选齐国身高七尺的女子三百人，把她们当做后宫，他们的门客们出入后宫都不被禁止。田常有七十多个儿子，因此窃取了齐国的政权。]

孔子召集众弟子说：“我们的父母、亲人都住在鲁国，我不忍心看它受到敌人的入侵，将要田常放弃自己的节操来拯救鲁国。你们谁可出使齐国？”子贡请求出使，孔子答应了。子贡于是到了齐国，对田常说：“目前你想攻打鲁国以取得功劳那就错了，不如移调兵力到吴

国,那么就可成功。鲁国是不容易攻下的国家。因为他的城墙既薄又低,土地既小又浅,他的君主愚昧又不仁慈,朝中大臣只会作假又不中用,士兵百姓又怕打仗的事,因此你不能够跟他打。那吴国的城墙又高又厚,土地又广又深,兵器铠甲既坚锐又是新造的,士兵既经选训又吃得好,城里尽是宝物和精兵,又派了英明的大夫来守城,这就便于攻打了。”田常听了很生气,脸色一沉,说道:“你说难的,人家倒认为容易;你认为容易的,人家却说是难的,你对我说这些话,究竟是什么用心?”子贡说:“如果有内忧,必去攻打强国,如果有外患,才去攻击弱国。我听说你三次受封都封不成,必是朝中大臣有反对你的了。现在你要攻下鲁国来扩充齐国的领地,如果战争胜利了,使你的君主更骄傲,如果是攻破了敌国,更是使你国中大臣尊贵,[晏氏等大臣率领军队,如果攻破了鲁国,就会使他们更加尊贵]可是功劳却没你的份,你和君主的交情将会一天天疏远了。这样的话,你对上使君主骄傲,对下使群臣放肆,想借此来成功大事,那是很难的。凡是主上骄傲了,他就会放肆;臣子骄傲了,他就会争夺,这样你上和君主有了嫌怨,下和群臣相互争夺。到这个地步,那你在齐国的地位就危险了。所以我说你不如去攻打吴国。打吴国打不赢,但百姓在外战死,大臣率兵出战,朝廷也空虚了,这样你在上没强臣的对抗,下面没有百姓的怪罪,孤立主上专制齐国的只有你了。”田常说:“很好!但是我的军队已经开到鲁国了,不可能再更改,怎么办好呢?”子贡说:“你只要按兵不动,我去出使吴国,请求吴王救鲁国并且讨伐齐国,你趁机发兵迎击就是了。”田常答应了。

[子贡于是向南去见吴王夫差,说道:“一个王者是不会让诸侯属国被人灭绝的,一个霸主也不容许天下有另外的强敌出现,这好比千钧的重量加了些微的东西就移动,是会破坏均衡的。现在万乘的强齐私下要攻打千乘的弱鲁,想和吴国来争强,我私下替你感觉到危险。何况救鲁,只是表面上的名义;讨伐齐国,是大有好处的。这样一方面可以安抚泗水一带的诸侯;一方面诛讨蛮横的齐国,去降服强大的晋国,好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名义上是去挽救了鲁国的灭亡,实际上是阻扼了齐国强大扩张,这个道理,聪明的人是不会质疑的。”吴王说:“很好。但是我曾经和越国交过战,越王现在不辞辛苦,教养士卒,有报复我的意图。你且等我打下越国再照你的话行事罢。”子贡说:“越国的势力不如鲁国,吴国的强大也比不上齐国,现在你放了齐国而去攻打越国,怕你打下越国时,齐国已经占领鲁国了,况且你正以保存危亡、延续将灭的名义作号召。可是去攻打小小的越国,害怕起强大的齐国来,这不是勇者的表现。真正的勇者是不畏惧艰难的;仁者是不甘困坐愁城的;智者是不肯失掉机会的;义者是不会让一个国家灭亡的,他们是借这个来建立道义。现在应该借着保存越国来向各国表示你的仁德,解救鲁国,讨伐齐国,向晋国显示你的威势,到时诸侯各国必然相约而来朝见你吴国,那你称霸诸侯的大业就指日可待了。况且你真的厌恶越国,那我可以替你到东面去见越王,叫他出兵追随你,实际上是使他的国内空虚,只名义上是跟随着诸侯去讨伐就是了。”吴王听了很愉快,就派子贡到越国去。

子贡到越国,越王勾践到城外迎接,并亲自给子贡驾车,问子贡说:“我们越国是个落后

不开化的地方,你这贵人怎么肯自降身份郑重其事地光临到这里呢?”子贡说:“现在我已说动吴王去救鲁伐齐,吴王心里愿意,只是顾虑越国,所以他说‘等我打了越国之后才可以这么做。’真这样的话,那他攻破越国是必然的事了。况且如果没有报仇的心意却教人怀疑,是很拙劣的;有报仇的心意却被对方知道,这是不妥贴的;事情还没有发动就先被探知风声,那是很危险的。这三点是成事的最大禁忌。吴王这个人凶狠残暴,臣属们都受不了;国家屡次征战,疲惫得很,兵士们忍受不了啦;百姓们怨恨吴王,朝中大臣有了变故;伍子胥因进谏被杀,太宰嚭主政弄权,他只顺着君主错误的好恶行事,以图保全自己的利益。这是你报复吴王的好机会,假如你真能派兵协助吴王来激发他的意志,用重金宝物来获取他的欢心,用卑下的言辞和礼仪来推崇他,那他必将会去攻打齐国的。这就是圣人所说的失去节操来期盼长远的打算。他打输了,那是你的福气;如果打赢了必定会乘胜逼近晋国。到时就让我北上去见晋君,要他一同来攻打,那么吴国的势力一定会被削弱的。等他的精锐在齐国消耗得差不多了,重兵又被晋国牵制住,你就趁他疲惫交困的时候去攻打他,那是绝对可以灭掉吴国的。”越王答应照计行事,于是派大夫文种带领三千士兵协助吴国。吴国于是讨伐齐国,在召陵(今河南鄆城县东三十五里)这个地方打了一仗。胜利后果真带军队向晋国进逼,和晋国人在黄池(今河南封邱县西南)碰头,结果吴兵惨败。越王听到消息后进袭吴国,于是消灭了吴国。孔子说:“扰乱齐国,挽救鲁国,确是我最初的想法。如果说使吴国弱小来让晋国强大,灭亡吴国却让越国称霸,这是子贡游说的结果。花言巧语会败坏信誉,说话可要当心啊!”]

【原文】

秦始皇帝游会稽,至沙丘,疾甚。始皇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,未授使者,始皇崩。[时始皇有二十余子,长子扶苏,使监兵上郡,蒙恬为将,少子胡亥爱,请从,上许之,余子莫从,丞相李斯以为上在外崩,无真太子,故秘之。群臣莫知也。]

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,而谓公子胡亥曰:“上崩,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。长子至,即位为皇帝,而子无尺寸之地,为之奈何?”胡亥曰:“固然也。吾闻明君知臣,明父知子。父既捐命,不封诸子,何可言也!”赵高曰:“不然。方今天下之权,存亡在于与高及丞相耳,愿子图之。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,制人与见制于人,岂可同日而道哉!”胡亥曰:“废兄而立弟,是不义也;不奉父诏而畏死,是不孝也;能薄而材谄,强因人之功,是不能也。三者逆德,天下不服。”高曰:“臣闻汤、武杀其主,天下称义焉,不为不忠;卫君杀其父,而卫国载其德,孔子著之,不为不孝。[议曰:乱臣贼子,自古有之。生而楚言,可为痛哭者,胡亥是也。]夫大行不细谨,大德不辞让,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。故顾小而忘大,后必有害;狐疑犹豫,后必有悔;断而敢行,鬼神避之,后有成功。愿子遂之也。”胡亥喟然叹曰:“今大行未发,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!”高曰:“时乎时乎,间不及谋。赢粮跃马,唯恐后时!”

胡亥既然高之言,乃谓丞相斯曰:“上崩,赐长子书,与丧俱会咸阳而立为嗣。书未行,今

上崩，未有知者。事将何如？”斯曰：“安得亡国之言耶！”高曰：“君自料才能孰于蒙恬？功高孰于蒙恬？谋远不失孰于蒙恬？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？长子旧而信之孰于蒙恬？”斯曰：“五者皆不及蒙恬，而君责之何深也？”高曰：“高故内官之厮役也，幸得以刀笔之交进入秦宫，管事二十余年，未尝见秦免罢丞相、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，卒皆以诛亡。皇帝二十余子，皆君之所知。长子刚毅而武勇，信人而奋事，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，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，明矣。高受诏教习胡亥学法，仁慈笃厚，轻财重士，秦之诸子皆莫及也，可以为嗣。君计而定之。”斯曰：“斯，上蔡闾巷布衣也，上幸擢为丞相者，固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。岂可负哉！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，孝子不勤劳而见危，君其勿复言。”高曰：“盖闻圣人迁徙无常，就变而从时，见末而知本，观指而睹归。物固有之，安得常法哉！方今天下之权悬命于胡亥，高能得志焉。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，从下制上谓之贼。故秋霜降者草花落，水风摇者万物作，此必然之效也。君侯何见之晚也。”斯曰：“吾闻晋易太子，三世不安；齐桓兄弟争位，身死为戮；纣残贼亲戚，不听谏者，国危丘墟。三者逆天，宗朝不血食，斯其犹人哉，安足与谋！”高曰：“上下合同，可以长久；中外若一，事无表里。君听臣之计，则长有封侯，世世称孤，必有乔、松之寿，孔、墨之智。今释此而不从，祸及子孙，足为寒心。善者因败为福，君何处焉？”斯乃仰天而叹，垂涕太息曰：“既已不能死，安托命哉！”乃听高立胡亥，改赐玺书，杀扶苏、蒙恬。

[初，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，欲西入秦。辞于荀卿曰：“斯闻得时无怠，今万乘争时，游者主事。今秦王欲吞天下，称帝而治，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谈者之秋也。故斯将西说秦王。”至秦，为吕不韦舍人，不韦贤之，任以为郎。说秦王阴遣谋士赍金玉以游说诸侯。诸侯名士皆厚给遗之，不肯者，利剑刺之。离其君臣之计，遂吞天下，皆斯之谋也。]

【译文】

秦始皇巡行天下，出游会稽山，来到沙丘（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）时，病得很严重，便叫赵高写遗诏赐给公子扶苏。遗诏写好后，还没来得及交给使者送去，秦始皇就去世了。[秦始皇有二十几个儿子，长子扶苏因为屡次劝谏始皇，触怒了始皇，被派到上郡（在今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左翼一带）监督军队防御匈奴。当时统帅大军的是蒙恬。秦始皇最小的儿子胡亥，最得始皇的欢心，请求跟随一同出游，始皇答应了。其他的儿子都没能跟着去。丞相李斯认为皇上在外去世，朝廷又没有事先立定太子，唯恐有人叛乱，所以隐瞒消息，不发布丧事，百官都不知道秦始皇已去世。]

赵高因此扣留了赐给扶苏的玺印和遗诏，对公子胡亥说：“皇上去世，没有遗命封立诸子为王，只赐给了长子扶苏遗诏。等长子来到，就会立为皇帝，可是你却连一点儿土地也没有分封到，该怎么办呢？”胡亥说：“事实是这样。我听说贤明的君王最了解他的属臣，聪睿的父亲最清楚他的儿子。我父亲当然知道哪个儿子应该嗣位，哪个儿子不应受封。现在我父亲既然不下命令封赐诸子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”赵高说：“话可不是这么说。现在天下的大权，都在你、我和丞相李斯手中。我们要谁生存谁就生存，要谁灭亡谁就灭亡，希望你能考虑

一下。况且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,控制别人和被别人控制,这两样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?”胡亥说:“废弃长兄而拥立幼弟,是不合乎道义的;不遵从父亲的遗诏,妄想嗣位为帝,或者唯恐长兄嗣位以后,自己失去宠恃,可能被杀,因而阴谋篡位,这都是不孝的;自己才能薄弱,勉强依靠别人出力帮忙,不能算是能干。这三件都是违背道德,不被天下人所信服的。”赵高说:“我听说商汤、周武王杀了他们的君王,全天下人都称赞他们行为符合道义,不算是不忠。卫出公杀了他的父亲,卫国人因而推重他的德望,孔子还在《春秋经》中特别记载,不算是不孝。[心怀异志,危害邦国的恶人,自古以来就有。身为秦人,而生来就说楚国话,让人感到痛心悲愤到极点,胡亥就是这种人!]

做大事的人不可拘泥细端,隆盛的德行不必计较琐屑的礼节。乡里间日常的琐事,和朝廷百官所担负的工作,性质各不相同。因此凡事只顾细节而忘大体,必有祸患;犹疑不决,必招灾害。要是能勇敢果断,放手去做,连鬼神也会畏惧逃避,后来必能成功。但愿你依照我的意见去做。”胡亥长叹了口气,说:“现在皇上刚去世,还没有发丧,丧礼还没有结束,怎么方便拿这种事来打扰丞相呢?”赵高说:“时机是很要紧的啊!稍一迟缓就不允许你再作任何打算了。就像携带干粮骑着快马赶路一样,最怕的是耽误时机了。”

胡亥同意了赵高的话,赵高就对丞相李斯说:“皇上去世,赐遗诏给长子,叫他赶来参与丧事,到咸阳会齐,准备嗣位为帝。可是遗诏还没来得及送出,皇上就先去世了。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皇上去世的消息。你看这事该怎么办?”李斯说:“怎么可以说这种灭亡国家的话呢?”赵高说:“你自己估量一下你的才能比蒙恬怎样?你对国家的功劳可比蒙恬高?你可曾比蒙恬更能深谋远虑不致失算?你果真比蒙恬更不会结怨于天下人?你比蒙恬更和长子扶苏有旧情且又深得信任?”李斯说:“这五样我都比不上蒙恬,但你为什么对我如此苛求责备呢?”赵高说:“我原本不过是官禁里一个供人驱使的奴役,侥幸因为姻亲狱法,得以有机会进入秦朝宫廷,掌管事务。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,从来没有看到被秦王所罢免的丞相或功臣,是曾经连封两代为官的,这些大臣最后都是被诛戮而死的。皇帝的二十几个儿子,他们的为人你都知道。长子扶苏刚强果断,威武勇敢,肯相信人,又善于鼓舞别人,让他们为自己出力。他继承皇帝位后,必定任命蒙恬当丞相,这样一来,你是不可能带着通侯的印绶回家享福,这是很明确的。我接受皇上的命令,教胡亥学习法令诸事。胡亥慈祥仁爱,敦厚笃实,轻视财物,看重士人,秦国的那些公子都比不上他,所以他可以继承皇位。你最好计划一下,确定他为太子。”李斯说:“我李斯原不过是上蔡(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)民间的一个普通百姓,皇上侥幸提拔我做丞相,原本是要把国家存亡安危的重担交托给我的。我怎能辜负皇帝对我的恩义呢?肝胆相酬的忠臣,不会因为怕死就存侥幸万一的心理;谨身侍亲的孝子,不做危险的事。所以请你不要再说了。”赵高说:“我听说聪明人处世,凡事灵活变通,不会固持不通。他能够抓紧局势变化的关键,顺应潮流;看到事物的细微末节,就能知道它根本的方向;看到事物发展的动向,就能知道它最后的结果。事物的发展本来是有这种情况的,怎么

能固执着永恒不变的准则呢？现在天下的权威和命运都掌握在胡亥手中，我有办法实现我的想法。再说，依附外面的扶苏来挟制掌握中枢的胡亥，那是糊涂，以臣子的身份地位，挟制君上，就是乱臣贼子了。所以，秋天寒霜降，草木自然零落凋谢；春天暖冰化，万物自然生长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理解这种道理呢？”李斯说：“我听说晋献公废太子申生改立庶子奚齐，结果召至三代政局的不安定；齐桓公和他的弟弟公子纠争夺王位，后来公子纠被杀了；商纣王杀了叔父比干，不听臣子劝谏，因此国都变成一片废墟，国家也灭亡了。这三件都是违背天理的例子，弄得宗庙没人祭祀。我和他们几个是一样的人，你又何必与我商量呢？”赵高说：“如果上下同心协力，就可以保有长久的富贵；如果内外互相应和，事情自然顺手，不致有差错。你要是听我的计策，你就可以长久享有侯爵，还可以传给子孙万代。而且你也可以像有王子乔和赤松子两位仙人那般长寿，像孔子和墨子两位圣贤那样聪明智慧。现在你舍弃这个好计策不肯听从，那么连你的子孙都不免遭殃，我实在很替你担心。一个善于自处的人是能因祸而得福的，你打算把自己如何来安置呢？”李斯于是抬头望着天，流泪叹息着说：“既然不能自杀来报答皇帝，要向哪儿去寄托我的命运呢？”于是李斯就听从了赵高的计谋，改立胡亥为太子，篡改秦始皇所赐的遗诏，杀了扶苏和蒙恬。

〔起初，李斯跟着荀子学习帝道、王道这类儒家的治术，学业完成后，想到西方秦国去，向荀子辞别，说：“我听说一个人要是遇到时机，千万不可怠惰。现在各国诸侯都正在争取时机，希望成大事立大业，所以有谋略的游说之士都容易掌握实权，尤其秦王更是野心勃勃，想要吞并天下，治理万方，这正是以游说为事业的布衣之士奔走四方，猎取富贵的时候。所以我现在就要动身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。李斯来到秦国后，当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的舍人。吕不韦很赏识他，任命他为郎官。李斯因此得到机会，游说秦王嬴政暗地派遣有谋略的游说之士，带着金玉宝物去游说诸侯。诸侯国家内的知名之士，凡可以用财货收买过来归附秦国的，就馈赠丰厚的礼物来拉拢他；至于不肯被收买的人，就用锋利的剑把他暗杀刺死。秦王利用李斯所献的离间诸侯君臣的计谋，来破坏诸侯各国君臣间的团结，终于吞并了天下。〕

【原文】

秦二世末，陈涉起薪，兵至陈。张耳、陈余说涉曰：“大王兴梁、楚，务在人关，未及收河北也。臣尝游赵，知其豪杰，愿请奇兵略赵地。”于是陈王许之，与卒三千。从白马渡河，至诸郡县，说其豪杰曰：“秦为乱攻虐刑，残灭天下。北为长城之役，南有五岭之戍，外内骚动，百姓罢敝，头会箕敛，以供军费，财匮力尽，重以苛法，使天下父于不相聊生。今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，莫不响应。家自为怒各报其怨，县杀其令丞，郡杀其守尉。今已张大楚，王陈，使吴广、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。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，非人杰也。夫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，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业，此一时也。”豪杰皆然其言。乃行收兵，下赵十余城。

〔议曰：班固云：“昔《诗》、《书》述虞、夏之际，舜、禹受禅，积德累仁，数十年，然后在位。殷、周之王，乃由契、稷，历十余世，然后放杀。”秦起襄公始，蚕食六国，至于始皇，乃并天下。